



龚自珍词笺说

杨柏岭 著



黄山书社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词史”子项目

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龚自珍词笺说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自珍词笺说 / 杨柏岭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461 - 1480 - 4

I. ①龚… II. ①杨… III. ①龚自珍(1792 ~ 1841)
- 词(文学) - 文学评论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258 号

龚自珍词笺说

杨柏岭 著

出 版 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汤吟菲

责任印刷: 李 磊

封面设计: 乙 水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9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61 - 1480 - 4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1985年10月,北京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师大和安徽省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龚自珍诗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安徽芜湖举行。这是龚自珍逝世一百多年来的第一次。当时,我写过《论龚五首》绝句,向会议表示祝贺。其中有一首云:

周辛合铸未参商,门户何须话浙常。

量碧裁红原自晦,月明鹭影本无双。

诗的内容,是谈龚自珍词的创作的,曾蒙与会的段熙仲、季镇淮、冒效鲁、宛敏灏、祖保泉、孙钦善诸位师长和学友的称许。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了解,在龚学研究中,历来最热门的对象是诗文。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它们甚至成为一种“显学”。而对龚词的研究,却一直十分冷清,不仅研究的专著阙如,就连单篇的论文也少得可以屈指数计,有时候几乎成了“绝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传统的文学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那些“文载道”、“诗言志”和词为“小道”的清规戒律,把龚自珍的文、诗、词的成就和价值,人为地分裂开来,从而丢失了统一的、科学的、公允的评价尺度。其次,由于龚词特重抒情,用语藻丽,精究格律,并多含有本事,

也会让一些读者和研究者望而却步。

其实,作为开启一代风气的中国近代文学开山作家的龚自珍,其在诗、文、词创作方面的整体贡献,是不可分割的。龚自珍最先以敏锐的眼光,洞察时艰,倡言变革,自觉而直接地用战斗的诗文,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给黑暗腐朽的社会以猛烈的冲击,预言时代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诚然是他的最为主导的一面;但他在词的理论和创作上独树一帜,奋力摆脱当时风行的浙派和常州派的樊篱,认真坚持“尊情”、“宥情”的原则,推尊词体,讲求寄托,热烈抒发“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感慨,尽量回避轻佻浮靡的“才人之词”以及诂订学究的“学人之词”的羁绊,务求所作词与诗文血乳交融、表里互补。应该说,这是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开端时期的独特贡献,对中国词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龚自珍的努力和贡献,却不是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著名的词学评论家谭献,对龚诗颇有微词,而对龚词十分倾倒。但他又说:“定公词能为飞仙剑客之语,填词家长爪、梵志也。昔人评山谷诗,如食蝥蛄,恐发风动气,予于定公词亦云。”(《篋中词》卷四)谭献所指的令人“发风动气”的作品,实际上就是那些非“浙”非“常”,独辟蹊径;量碧裁红,展示人性;呼唤变革,憧憬未来,带有近代意识的佳作,只是他不甚理解和不乐意接受而已。他在《篋中词》里,还记述过一则自认为谐趣的故事:“鲁川廉访官比部时,予入都游从,屡过谈艺。一日酒酣,忽谓予曰:‘子乡先生龚定庵言,词出于《公羊》,此何说也?’予曰:‘龚先生发论,不必由衷,好奇而已。第以意内言外之旨,亦差可傅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龚词探索的兴趣以及认识上的模糊或猜想。

当然,对龚自珍词作出正确评价的,也不乏其人。针对谭献

的论述,词曲专家卢前在《望江南·饮虹簪论清词百家》中便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意见:“食蝥蛄,动气发风疑。剑客飞仙真绝壁,红禅两字最相宜。梵志岂能奇。”

1839年,岁次己亥,龚自珍在他的概述“平生出处、著述、交游”(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曾就自己的词创作写道:

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

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

这首诗,看似不藏不掩,直陈无隐,几乎成为一些论者评论龚自珍轻视词的创作或龚词成就不高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龚自珍还有“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俚谑”的另一面。在“避席畏闻文字狱”(龚自珍《咏史》)的年代里,“姑将譎言之,未言声又吞”,“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这首诗,与其说,是龚自珍自悔自省的表示,毋宁说,是龚自珍自勉自信的流露。从现存的全部龚词看,无论是早期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言志抒情或花月冶游的吟唱,龚词绝少那种低级恶俗的篇什,龚自珍更绝无必要去作“自我检讨”。

龚自珍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心地坦荡,胸无芥蒂,敢于正视各种谗言或批评。己亥出都南下途中,见到某生与友人书,批评他“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态。其客导之出游,不为花,月冶游,即访僧耳”。他不以为忤,反而“即书其后”,坦承“网罗文献吾倦矣,选色谈空结习存”(《己亥杂诗》第一〇二首),并且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己亥杂诗》之中,用以自警和昭示读者。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或许也是一个特例。同样,在词的创作和欣赏上,他也热心与亲朋友好互为交流思想情绪,期盼

得到回应与批评。他的爱女阿辛，抄录冯延巳词，日日诵习、“自言能识此词之旨”，龚自珍大为感动，为赋诗曰：“词家从不觅知音，累汝千回带泪吟。惹得而翁怀抱恶，小桥独立惨归心。”（《己亥杂诗》第一八首）他曾在挚友吴虹生座上，“酒半咏宋人词，呜呜然”，得到吴虹生的激赏，“以为善于顿挫也”。可是“近日中酒，即不能高咏矣”，不禁发出曲高和寡、知音难得的慨叹：“回肠荡气感精灵，座客苍凉酒半醒。自别吴郎高咏减，珊瑚击碎有谁听？”（《己亥杂诗》第二一七首）

今年元旦，新岁伊始，杨柏岭教授以其新著《龚自珍词笺说》校样见示，真令人大喜不禁。百余年来，被冷落的龚词，终于有了研究专著出版，其在龚学领域中的填补空白和开拓之功，着实值得庆贺。柏岭先后受业于词学专家祖保泉先生和邓乔彬先生，学有师承，术有专工，近年来又专力于近代词的教学与研究，有《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等专著面世，又有《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一书，成绩斐然。而在本书的笺注解中，更注重融新知与旧学于一冶，考索本事而不机械坐实；详注典故而不掉书袋；鉴赏导读而不牵强傅会；独出机杼，博采众长，剥蕉抽茧，探寻本真，力求还原龚自珍词的本来面目及其在近代词史上的开拓意义，尤见卓识和功力。相信这将大有裨益于龚学研究，并且也会得到龚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为序。

孙文光

2010年1月

说 明

一 编 次

在龚自珍现存词中,部分词作有明确系年,自刻《无著词选》、《怀人馆词选》、《影事词》、《小奢摩词选》等四个词集的跋语中皆有选刊时间的说明,而《庚子雅词》更以系年冠名。随着对龚自珍研究的深入,郭延礼先生《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较早地为龚氏词编年,胡平仁、周秀萍整理的《传世藏书·集库·龚自珍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本书简称《传世藏书》本)则按系年编排龚氏词。可是,上述研究成果仍然留下了不少问题,故笔者在重新全面考索龚自珍词系年的前提下,本着动态掌握龚氏情思演变的目的,采用了按系年编排体例,并对部分词作的写作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在系年编排的基础上,依据龚氏自刻本如《无著词选》等个别词集大致按时间编次的特点、词中景物描写的时令及月相活动的规律、人物交往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背景等材料,尝试推算出了部分词作的写作月份,且按月编次。尽管如此,本书并未以“编年”冠以书名,其原因主要是本书所考索的部分词作的系年仍然缺乏必要的直接证据,还有少数词作只能推断出大致的写作时期,而无法明确它们的系年。对于此部分的词作,本书在解说时皆有“约作于某年或某时期”之语。

二 校 勘

本书的校勘以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1999年版,本书简称王佩诤校本)为基础。王佩诤校本录龚氏词一百五十五阕,本书增补《东风第一枝》(琼管含愁)、《沁园春》(牢落江湖)、《庆春泽》(祠灶羊贫)、《字字双》(小婢口齿蛮复蛮)、《台城路》(青溪一曲容人住)、《谒金门》(琴与剑)等六阕。因本书按系年编次,为了保存龚氏各词原载词集或来源的相关信息,故在校勘部分多予以注明。龚氏词集版本甚多,然词作异文基本分为吴煦《定庵别集·词选》(同治八年刻本,本书简称吴煦刻本)的翻刻本与龚橙手抄本(亦称孝珙手抄词)两个系列。龚氏词的校勘目前以王佩诤校本最佳。该本以吴煦刻本、龚橙手抄本等为底本,参以邃汉斋校订本、王文濡校编本、扶轮社本、祝心渊手校本等而成。然该本校勘时,多未注明词作异文出处,故笔者以此本为底本,进一步比勘了龚橙手抄本,并辅以万本书堂《龚定庵全集》(光绪二十三年刻,本书简称万本书堂本)、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世界书局1937年,本书简称夏田蓝编本)、《四部丛刊》吴煦刻本、《传世藏书》本、《清名家词》本、《清八大名家词集》(钱仲联选编,陈铭校点,岳麓书社1996年版)等多个本子。既希望还原龚氏词异文之原委,亦订正部分流行版本文字多处。

三 注 释

本书力求做到详细注释,除了解释人名、地名、时间、官职、风俗、器物、词语、典故等,还有词作句意、修辞手法等。关于龚

氏词涉及之人物、器物等,已有学者考索的,则力求精要介绍;未见考索的,则试图加以考证。就前者而言,本书有多处纠正前人说法。就后者而言,或如指出《金缕曲·赠李生》中“李生”为李锐、《虞美人》(江湖听雨归来客)中“陆丈秀农”为陆庆循等,尚属笔者的推测;或如冯启綦、胡文水、陈延恩、王宗诚、马沅、徐启山、沈铎、朱坚等人物资料,或如宋翔凤《高楼风雨》卷子、冯启綦《梦游弇山图》、于昌进《旧雨轩图》等器物资料,或如《庚子雅词》中涉及与灵箫、林则徐等人物关系,则属笔者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通过对龚氏词的典故、词句来源等全面注释,笔者发现龚氏词具有多用生僻典故乃至数典合用或一句中并用同一故实之不同典源、多学习纳兰性德词甚或常演绎自己诗词句意、意境迷离甚或频繁使用谜语或隐语等方面的特点。鉴于此,此类内容便成为本书注释的突出部分。尽管如此,尚有《水调歌头》(去日一以驶)词中的“徐二义尊”、《金缕曲》(老矣东阳沈)中的“沈虹桥广文”、《摸鱼儿》(又漫天)中的“顾树菴”等,事迹不详,留以后再考。

四 解 说

以前几项工作为基础,从写作时间、写作背景、写作思路、主题思想、艺术手法、后代影响等方面予以评点。短则数十字,长则数千言,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多角度、全面充分地揭示龚氏词之价值。本着知人论世批评原则,对词作的写作时间与背景用力较多,其中对不少词作提出了新的看法,以便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信息。龚氏部分词作刻本与抄本之间异文较多,解说多以刻本为主,然比勘之中,亦对龚橙手抄本中部分词作的词句提供的信息予以了吸收,并对学界流行的龚橙手抄本中异文皆为

龚橙删改之说提出了商榷。与诗歌创作相比,龚氏词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他的情感与思想历程,故而龚氏精神世界之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为本书解说的重点内容之一。与此一致的,寻觅和总结龚氏这样一位思想家的词作所具有的特点,客观分析不同题材和主旨的词作所蕴涵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便是始终贯穿本书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 集 评

本书于多数词作之后皆有集评,所辑评论自龚氏词有评论始,多为某词的具体评论。然又非求全,尤其是今人评论多摘其精要者;若有类似言论又择其观点显豁者。部分词作的解释或有受前人启发之处,故集评亦有本书注释、解说的注释功能。部分词作的前人评点,本书有不赞同的,或辑出而加按语,或因篇幅所限而未辑录,然微言见于该词的解说之中。

六 附 录

前者为龚自珍词论,后者为龚氏词总评。其中,总评乃针对本书集评侧重词作具体评论而言的,关涉龚氏词思想、艺术、风格、地位等宏观评价,所辑录的为民国之前学者的一些代表性言论。

本书未取繁体竖排,而采用简体横排方式,意在便于今人阅读。

前 言

龚自珍^①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及学者。龚氏存词一百六十余首,十九岁始填词,二十一岁成《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二卷(见段玉裁《怀人馆词序》),三十一岁勒为六卷(见《己亥杂诗》第七十五首注),三十二岁刊《定盦别集》四卷,即《无著词选》(原名《红禅词》)、《怀人馆词选》、《影事词选》、《小奢摩词选》。其后数十年,惟有数首传世,至四十九岁再作《庚子雅词》一卷。梁启超评价龚氏思想时曾说:

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②

在清词史上,个性独特的龚氏词也具有开启近代词风的意义。阅读龚氏词作,能明显觉察到他尊情善思的个性化特征:他秉承童心,真诚袒露剑气箫心的心理结构,强化了二元对立的审美观念;依托佛学、今文经学等学术积淀,提升了学思的新旧之感;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洞察了社会的盛衰之变……诸如此类,皆被近代词人所经历所感受,成为他们人生感慨及其词作的主题,具有典型的近代元素。

一 “剑气箫心”与龚自珍词的个性魅力

谢章铤曾云,龚氏“恃才踔弛,狂名甚著,气倍人前,言语震四壁”^③。此番个性转化为文学意象,尤以“剑气箫心”最为突出。龚氏喜言“剑气箫心”,视其为自己人格及思想的形象符号。后代研究者亦颇重之,认为这个意象具有近代知识分子人格觉醒的意义。而阅读其词,正可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位思想家个性化的心灵历程与心理结构。

龚氏十九岁始填词,而正是此年(嘉庆庚午),龚氏自觉地踏上由“剑气箫心”赢得“狂名”的人生征途。查龚氏作品,他较早计算自己“剑气箫心”意识史的见于道光癸未(1823年)《漫感》诗:“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志,负尽狂名十五年。”从癸未逆回庚午,首尾皆算,只有十四年,可见“十五年”为求整数之举。所以这么肯定,依据主要有:一是龚氏嘉庆己卯(1819年)《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八云:“偶赋山川行路难,浮名十载避诗坛。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其中,“浮名十载”与“负尽狂名十五年”感慨一致,其中的时间皆指自己赢得“声名”的时间。而由嘉庆己卯回溯十年,首尾皆算,刚好是嘉庆庚午。二是龚氏《己亥杂诗》第二六三首云:“自知语乏烟霞气,枉负才名三十年。”“枉负才名”与“负尽狂名”的感慨也完全相同,故刘逸生注曰:“作者自嘉庆十五年庚午中副榜贡生,至道光十九年己亥,恰三十年。”^④

由此可见,龚氏自认为嘉庆庚午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转折的标志便是“剑气箫心”人格形象的觉醒与树立。此年,父丽正为其取名自珍,八月首应(顺天府)乡试,九月放榜,中式第

二十八名副贡生。自此,他开始走上了举场沉浮的生活。在其文学创作中,既抒发不得志的怨情(箫心),又激情倾泻自己的理想(剑气)。两年后,龚氏填《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怀有赋,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云: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此年正月,父丽正简放徽州知府。四月,龚氏从母段驯归苏州,与同岁表姐段美贞完婚。婚后,同至杭州,泛舟西湖。因为有新婚的喜悦与自然风光的感染,此阕在陈述自己的“平生意”与“清愁”之中,流动着缕缕朝气,袒露出自己张扬的个性。既然“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那么自己的志向为何?于是,“才见”数句形象地表达自己朦胧而激烈的革新欲望以及“澄清天下”的理想,接着便凝练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这个关乎自己个性的心理模式。友人洪子骏读到此阕,感慨而言:“龚子璚人近词有曰‘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二语,是难兼得,未曾有也。爰填《金缕曲》赠之。”其中便云:“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尽管龚氏早年所云乃至洪子骏的感慨,展现了龚氏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孤独者的固有个性本色,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屠狗”等句,就妄加评价此时龚氏思想的成熟。因为他们此时对“剑气箫心”的把握都还是浅层次的,尚处在年轻气盛的激情之中。

在随后十多年的形象塑造中,龚氏逐渐表现出厚重的人生

悲怆感。道光壬午(1822年),画家吴文征为龚氏作《箫心剑态图》,回应了洪子骏《金缕曲》“问箫心剑态谁能画”的感喟,想必也是深入体会龚氏心情的结果。至道光癸未(1823年),龚氏写诗填词作文,多次小结十五年来“剑气箫心”意识的历程,反映出他的中年心绪。如,《洞仙歌》云“平生有恨,自酸酸楚楚。十五年来梦中绪”,又如《丑奴儿令》云:

沉思十五年 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
春来没个关心梦,自忖飘零,不信飘零,请看床头金字经。

此阕“沉思十五年 中事”中“十五年”与《漫感》诗之“十五年”,含义相同,可推断此阕亦作于道光癸未。此年二月,龚氏至京。顾广圻《跋泰山刻石残字》录张琦跋云:“今定庵从南来,而余适作吏往山左,相聚无几日,因题数语于泰山刻尾,以记踪迹。癸未二月八日张琦书。”由“飘零”一词,可知这首《丑奴儿令》作于龚氏在京之时。那么,龚氏此年为何以如此悲观态度来对待自己十五年来形象?纵向地看,主要是遭遇了多次会试落第、三十岁考军机章京亦落第和几年的内阁中书之类的小官并不能让他兴奋等现实。此番遭遇不断强化龚氏的人生喟叹。横向地看,刺激龚氏的直接事件是本年龚氏因叔父守正任会试同考官,按照“概令照例回避”的规定,未能应会试^⑤。而龚氏之前并不知道此事,去年十二月,龚氏在《与邓守之书》中尚说:“试期又迫,正月初旬,即须买棹北上。”事实上,龚氏确实于此年二月下旬抵京。抵京而未能应试,这或许便是“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双负箫心与剑名”、“春来没个关心梦”以及本年诗词多次突出“飘零”意象的直接原因。对于自认

为“才气纵横”的龚氏而言，顽固腐朽的社会氛围、偶然的运气、制约个性的社会规定等都会成为他求索的障碍。失望的痛楚，不言自明。由道光癸未年龚氏多次的小结来看，此时“剑气箫心”传递出的悲怆感对龚氏而言，颇有人生觉醒的意味，而龚氏人格的魅力便在于此。他总是通过“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方式，让自己的剑气、箫心建立在“童心”之中，尽情挥洒，真率流露，方才换得了这个觉醒！

中年的悲怆，至晚年则多了一份沧桑。其《鹧鸪天·题于湘山〈旧雨轩图〉》云：

双桨鸥波又一时，大堤秋柳梦中垂。关心我亦重来客，
牢落黄金揖市儿。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
免毫留住伤心影，输与杭州老画师。

据自记，此阙为辛丑（1841年）七月重客袁浦，有感于己亥之游，托于湘山《旧雨轩图》以寄幽恨之作。据本年八月十二日，龚氏卒于丹阳，此阙可以说是目前可查到的龚氏最后一首词。此阙内敛伤感，上片交代自己重游袁浦之事，下片抒发人生感喟。“长铗”三句在强化目前心境的前提下，总结了其一生的情绪，除用自身典故，也用冯谖弹铗比喻自身的怀才不遇，用伍子胥吹奏破箫形容自己落魄填词，演绎自己晚年的处境。龚氏自许“一箫一剑平生意”，但生活的坎坷、磨难，促使他始终在反观这个形象的自我定位。由开始的狂放自信，渐成“两样消魂味”，发展到“双负箫心与剑名”，直至如今“两般合就鬓边丝”。人生枯涩况味，已酿成一杯无法下咽的苦水。其中的“幽恨”，只能通过咀嚼“伤心”两字获得。

除了词中对举使用“剑”与“箫”，诗中如《又忤心一首》云

“来何汹涌须舞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秋心三首》云“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纪梦七首》云“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己亥杂诗》第九十六首云“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等等。比较而言，在诗中，龚氏多先言“剑气”而后言“箫心”；在词里，则常先说“箫心”而后说“剑气”。其中的区别，或许与诗重言志、词重抒情的文体特征有关，但无不说明“剑气箫心”对解读龚氏的精神结构很有意义。首先，“剑气”、“箫心”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龚氏试图兼顾的人生要求，是龚氏获得“狂名”的标志。所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即是。《鹊桥仙》（飘零也定）说的更直接：“吟诗也要，从军也要。”其次，龚氏自认为他具备了“才也纵横，泪也纵横”二者兼顾的素质，但他更习惯于从两者皆失的角度强化他人生的悲怆感，即所谓“两样消魂味”、“剑气箫心一例消”等。再次，在两者皆得又皆失的总体走向中，龚氏抒发最多的还是两者之间的冲突性。这个冲突性结构便成为龚氏词具体的主题。

大致说来，从社会角色的定位而言，“剑气”倾向成为名臣或施展武略，突出了报国立业之志以及侠骨之气；而“箫心”倾向成为名士或施展文才，突出了退隐闲居之志以及斯文之品。从情感体验的特征来看，“剑气”倾向雄心壮志的昂扬斗志，多表现为政治家、史学家的理性与史思，呈现出汹涌之态；而“箫心”倾向忧国伤时的哀怨幽情，多表现为名士、诗人的情思与感性，呈现缠绵之态。从人生经历而言，“剑气”多与自己北方生活的体验相关，故常与关山、侠骨、举场、名场等相连，重在入世情怀以及力挽颓心的精神追求，表现为经世致用的人文理念；而“箫心”多与自己在江南的情感体验相关，故常与家山、柔情、“山林”等相连，重在幽恨、哀怨等失落的情思感受，表现为呼唤真挚的童心思绪。